



32
8

把仇恨集中在枪口上



把仇恨集中在枪口上

越南北方人民严惩美国强盗纪实

〔越南〕春 武 等 著

黄 永 鉴 等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封面画：辰生

把仇恨集中在枪口上

书号 185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2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7}{8}$ 插页 2

1965年7月北京第1版 196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定价(2) 0.4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出版說明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南越的不可避免的失敗，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突然襲击，进行轰炸，瘋狂地开始了极其危险的軍事冒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千七百万英雄的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回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取得了輝煌的战果，为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收集了越南作家和記者写的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通訊报告二十一篇。其中有的記述了越南人民严惩美国空中强盜的英勇战績，有的歌頌了临危不惧、坚守工作崗位的普通劳动者和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三准备”和“三承担”运动的青年和妇女。这些报告充分表现了越南人民“一边英勇战斗，一边努力生产”的豪迈气概。

目 次

下龙湾的暴风烈火	春 武 (1)
保证为战斗服务的綫路暢通	黃 崗 (30)
自卫队班长阮明德	国 悅 (36)
赶走美国軍舰	大 同 (40)
保卫祖国的幼苗	黎文謙 (52)
拿枪的年輕一代	阮明洲 (55)
两个战友	高 岩 (67)
箏江上的鋼铁之島	陈功晋 (75)
軍民的深情厚誼	H. M. (85)
春天的战功	春 策 (89)
英雄的乐章	阮德遂 (104)
决战的广平	文 重 (110)
英雄的白龙尾島首战告捷	孟 祥 (123)
紧紧釘住，狠狠地打！	武 湖 (127)
荣市——和平和战斗的城市	春 程 (131)
在“三准备”的洪流里	黃 欢 (138)
插翅难飞	文 俠 (143)
鋼铁昏果島	民 紅 (151)
东村十姑娘	陈輝早 (162)
无畏的英雄城市——永灵	文 山 (165)
我們的人和他們的人	陈 旺 (177)

下龙湾的暴风烈火

春 武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华盛顿时间)。在紐約。

沉郁的空气悶煞人。街道上充滿煤气、汽油、灰尘和汗臭夹杂花露水的混合气味。屋子里更是憋得透不过气来。人們的心情变得异常焦躁不安。渾身簡直泡在汗水里。人們打开报纸，擰开电视机，可是什么也看不进去。一种强烈的欲望象火一样不可遏止地从心底燃烧起来——渴望着自杀，上吊，一头撞在汽車上，或者从高楼的窗台上往街心一跳了事。《讀者文摘》上登載着一条条怵目惊心的新聞：儿子杀死父亲啦；带核弹头的火箭爆炸啦，諸如此类，等等……

在街头的一角围聚着一群人。一双双眼睛直勾勾地注視着天空。所有的出租汽車和公共汽車都戛然停住。警察的哨子和火車汽笛刺耳地拉长着声音。人們你推我挤，乱成一片。有的說刚才从屋頂上跳下了一个人；有的說从楼上某一扇窗口射出了一发子弹；另一些人却說天上正一閃一閃地飞着一样什么东西。他們乱轉着眼珠向天空搜索，又豎起耳朵諦听着似乎会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的爆炸声，嘴里喃喃禱告。

就在这时……在白宫，滿头蓬蓬乱发的战争禍首，正张开鯢魚般的大口，对着几十个“磕头听众”发表演說。他哭喪着

脸，声調哀哀欲絕，好象有一場灾禍剛降臨美國全土似的：“我在这里跟諸位講話，正当我國空軍採取行動……象雷霆般从敌人的天空劈下的時候——”

就在这同一个時候……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十一點三十分（河內時間），在太平洋的另一頭，美國飛機侵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國領空。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十五點三十六分（河內時間），在越南民主共和國鴻基市拜寨碼頭。

“美國鬼子！美國鬼子！”

“美國鬼子！美國鬼子！”

“美國鬼子！乡亲们，美國鬼子！”

“在哪儿？在哪儿？美國鬼子在哪儿？”

“美國鬼子！美國鬼子！”

“在哪儿？他在哪儿？”

“美國鬼子！”

“在哪儿？他在哪儿？”

一陣興奮、愜意的歡呼聲。一剎那間，整個碼頭上擠滿了人，木棍、彎刀、斧頭和鋼釘密密層層。人們胡亂踩着那些張大了嘴、還吐着一陣陣烟塵的彈坑——朋友，那是火箭炮的彈坑！一位手里攥着一把錘子、滿臉煤黑的老工人，聽說有美國鬼子，就一直站在一株木麻黃樹旁邊，用手搭着涼棚向詩山山頂望去，嘴里自言自語：

“是美國鬼子嗎？他們又來啦？”接着，他側過臉問站在旁邊的一個小伙子：“喂，你眼睛好，瞧見了嗎？我什麼也看不到！”

“什麼啊，大伯？”小伙子問。

“聽說是美國鬼子。他在哪儿？”

小伙子噗哧一笑：

“他在那儿嘛！咱们把他揍下来啦，怎么还会在天上！”小伙子边说边指着一辆停在码头边、正被密密层层的人群围起来的汽车。

老工人恍然大悟，他排开众人，引颈而望，嘴里还在叨念：“刚才他还在天上撒泼打滚来着！”

“一发炮弹就叫他来个嘴啃泥！”小伙子嗤笑着回答。

“在哪儿，让我瞧瞧狗强盗的嘴脸！啊哈……”

那个高鼻子、眼珠浑浊、浑身上下毛茸茸、南方同胞称之为“大猴子”的飞行员，正搭拉着脑袋站在那里。就是这个美国飞贼，刚刚向我们的国土泼下了无数的弹药。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方才他们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的那个猖狂劲，和地面这一个个还冒烟的弹坑，就足以回答我们一切。他的爹娘生下他来一定给他起了名字，但谁也不想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一分钟前，在天上，他是美国飞行员；而此刻，他栽了个跟头，当了越南人民的俘虏。

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瞧，他站在那里，两眼充血，贼眉鼠眼地看着围在四周的人，望着他眼前的异国河山。人是多的，海是大的，山是高的。我们已经剥下了他那身背后打着 T86 印记的黄牛皮似的黄色飞行服，犹如剥了一条毒蛇的皮，另外给他披上一件同样印有号码的靛青色衣服。如果按照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编号，那应该是千位数字了，不过，在北方的十年和平环境中，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待”一位来自美国的“贵宾”，所以我们用 T 1 号^①代替了 T86 号！

^① “T”是越语“俘虏”一字的第一个字母。

我們的 T1 号美国“客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还瘸了一条腿。誰也沒有打他，只是因为他自己一头扎进大海里。这个美国佬吊着一张扁平的脸，象块磨刀石，那两颗本来就渾濁的眼珠現在越发渾濁得厉害，一点神也沒有，活象嵌进眼眶的两粒石子。要不是那两片嘴唇一张一合，人們会当是死人的脸。他正在說話，并且伸出了手，那細长干瘦的毛茸茸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他說他餓了，想討点什么吃的。人們还知道他在起飞前，不得不在飞机上整整呆了两个钟头。

施舍一块面包，那是誰都可以办到的，可是人們总不能过于寬宏大量，在一只刚刚把炮火倒在自己头上的黑手里塞进一块面包吧！等一等，我們的 T1 号“客人”，你的乞求还太早了些。

他應該趁站在这兒的机会再仔細觀賞觀賞我們的下龙湾。在这个游覽胜地，五大洲的游客們曾經題下一行行留念的文字：“瑰丽的山水在我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同时，他还應該想到他的伙伴們，此时此刻也跟他一样，一个倒栽葱扎了下来，但是他們沒有他走运，不是在半空烧死或不知去向，就是葬身鯊魚腹了。

这是詩山，那是木头洞山。方才这一伙强盜就是从那一帶突然竄进来的，它們飛得比那两座山还高，而現在他却站在山脚下。也許他还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他被剝掉那一層飛行外皮时的最初几分鐘，他招认說：“你們头一排炮火就使我心惊肉跳，接着又是一排排炮火，我实在在吓昏了，所以当我的飞机中彈后，我就立刻跳伞。”

我們可以把这些話看作敌人最老实的自供。同时，我們也可以向这位美国飛行員介紹介紹使他胆战心惊的那几分鐘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的中午，一个最美好的夏天中午。

下龙湾风平浪静，一碧万顷。一团团云雾缭绕着山头。渔民们在岛边下了锚，坐在舵后躲避烈日，拿起碗轻轻呷一口绿茶，悠闲地垂钓。整个下龙湾象一群熊在阳光下打盹。

艳丽而庄重、雄伟而富有诗意的下龙湾，正对着海面顾盼，她为自己的瑰丽而感到自豪。

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内三千个岛屿，
据说是龙所洒下的一串珍珠。^①

这时，在 A2 高地的了望台上，战斗值班员正拿着听筒，听取一个海上哨所连续打来的报告：

“发现敌人飞机……正向大陆飞来……一共八架，四架黑的，四架白的……”

值班员向防空指挥台汇报。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向各炮位下达战斗命令，末了还加上一句：

“敌人距离我们三十五公里！”

X 炮位的炮长刚放下听筒，还来不及站起来，头顶上就响起雷鸣一样的马达声。抬起头来，只见八架敌机已越过头顶，向鸿基市俯冲扫射。炮手们都站在各自的战斗位置上，但没有抓住目标。

扫射声响在城市那边，就象响在战士们的胸膛里一样。他们默不出声地站着。额头上起了一道道皱纹，但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天空。在这种时刻，一眨眼就会错过战机。

^① 这里和第二十七页的诗句，都引自郭沫若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作的《舟游下龙湾即兴》。

“打！打！”

两架敌机刚对着鴻基市俯冲扫射了一陣，又順着原路盘旋，正碰上 X 炮位射出去的一排炮弹。一顆顆炮弹从炮筒里窜上去，在空中开花。每一顆炮弹炸出一朵白烟，一朵朵白烟織成了一面火网，围住了一只铁烏鴉。

观测員索性离开鏡子，揉揉眼睛，用肉眼观察。所有的炮手忽地欢叫起来：

“着火了！”

一道黑烟从我方炮火的烟雾中噴出去，在天空拉成一条长带，同时閃出一团紅色火光。那架敌机冲出烟雾后，变成一个火球一溜烟逃走；那个火球越滚越大，尾巴越拖越长，正朝着大海冲去。突然，从火光里分出一个黑点，在空中晃晃蕩蕩，一轉眼間就显出了一頂降落伞形，大小象个倒提的大筐。

防空指揮台接到报告：

“敌机着火！駕駛員向海面跳伞。”

参谋长看了看手表：十四点三十六分。他向前綫指揮部汇报：

“T86 号敌机着火。駕駛員跳伞。”

指揮部立刻指示：

“这是一种噴气式飞机。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它們。充分發揮火力！指揮部正注視着 T86 号敌机。表揚同志們，同时等待大家的新战功。”

这一切变化发生在仅仅五十二秒钟內。我們的炮手們在战斗的第一分钟，用第一排炮弹就击毀了一架噴气式飞机，但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們暫時就說到这里，停留在全部四十五分钟战斗的最初一分钟上，过一会儿我們还要繼續往下讲我們英雄炮手們

的一排排出色的炮弹。

我們还可以补充一些材料，让我们的 T1 号美国“客人”了解了解。

在打捞起的 T86 号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遍体上下，人們看見了許許多多的弹孔。当然有許多是高射炮打的。可是又不仅仅是高射炮的弹孔。这一点正使得这位阶下因为之心惊肉跳和困惑不解：“我很奇怪，为什么連輕机枪、步枪、冲锋枪，甚至手枪都用来对准我射击！”

是的，所有的枪我們都举起来瞄准强盜們的头顱射击，不論是軍艦还是噴气式飞机，也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別的什么敌人。为了自卫，鴻基遍地是枪林刀山，鴻基已經变得渾身是刺；而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下龙湾的所有島屿和山包，一下子都变成耸起一身刚毛的刺蝟，向敢于动一动它的敌人的眼睛射出一支支利箭。

在海港碼頭上，我們的起重机把煤倒入駁船，工人們一边操纵起重机，一边默算着祖国丰富的煤矿。敌机来了，一发发枪弹在起重机下和他們脚下爆发，同时噴出了火焰。这种炮弹在过去九年抗战中他們从未見到过。敌机飞得比起重机还低，它的翅膀离起重机不到十米。美国飞賊就这样放肆地在他們面前盘旋。

敌人突如其来地、野蛮地侵犯了我們神圣的河山。在最初一分钟，工人們的确有点儿措手不及，但只在一秒钟內，他們就穩住了。我們的工人把起重机疏散开，然后一步步地走下梯子，鎖好机器，放掉气，把一切机器的安全工作做好，便馬上拿起枪战斗。每人的步枪就架在起重机旁边！

自卫队中队长喊道：

“全体下壕坑！”

他們的壕坑就在棧橋旁。下了壕坑，他們沒有忘記立即用槍口瞄準。那一隊敵機剛對着碼頭掃射了一陣，接着又在他們面前兜圈子。難道可以不聲不響地躺着，眼睜睜地看着敵人在面前這樣為所欲為？槍聲響了！這是工人們有生以來所听到的最清脆最悅耳的槍聲。他們不僅是在射擊美國的噴氣式飛機，而且是在打擊戰爭挑釁者瘋狂的氣焰。

許多人縱身跳出壕坑，跑過去用斗車做掩體，或者藏在一堆冒煙的煤堆後，槍口繼續瞄準敵機。

“輕機槍呢？拖到這兒來！”

中隊長抱着那挺輕機槍在碼頭橋上追逐敵機，扣緊扳機，一次就打出一梭子彈。

“打！打！”

再沒有一個人站在壕坑里。似乎還聽見彈夾里的子彈也爭先恐後地要上陣。

白鵬碼頭一位自衛隊員的妻子出門干活了，他正在家里給孩子洗澡。當他聽見敵機來時，立刻把孩子綁在背上，肩上搭着子彈袋，手里提一挺輕機槍，一口氣跑到下龍市場後的一個山崗上，每次敵機從頭上飛過時，他就舉起槍送去一梭子彈。打了几梭後，他嫌槍口還離飛機太遠，便貼着石崖又攀上一段迎擊敵機。敵人被打跑後，鄉親們抬頭看時，他正站在山頂，背後還背着孩子，肩上搭着的那條子彈袋已經空了一大半，手里的輕機槍槍筒紅得象一根燒紅的铁條。自衛隊員父子倆站在那裡，宛若刻在高高的云天上的一尊雕像。

還有，這裡負責第五段高壓電綫的發電廠的自衛隊員們，在整個戰鬥過程中，他們全班都站在工廠屋頂上，兩挺輕機槍架在兩頭，所有的步槍對着四方。他們知道，在戰鬥中，要是沒有電，就象聾子和瞎子，就象癱瘓了四肢。也正是認識到這

一点，所以年輕的女電話員不顧頭頂上的屋瓦被打碎，仍旧专心致志地坐在椅子上，迅速接通各聯絡綫路。战斗结束后，她对人说：“开始时我心里也直扑騰，可是很快就沉住气了！”

鴻基这一仗打得真是轰轰烈烈。人人都昂头直視着凶惡的敌人，目击它們受到应得的懲罰，同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子弹和自己的枪口对准了敌人。

在这二十世紀，我們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噴气式飞机，不是不知道它們每天正向我們南方傾泻热量高达一千度以上的火箭炮弹；我們也不願意让姑娘們用她們的秀发織成网罟来截堵这一群烏鴉，就象前一世紀我們的祖先曾經用网床阻擋法国鬼子的炮弹一样，但是我們做了應該做的一切，因為我們不能、永远不能让敌人玷污我們祖國的榮譽。我們坚决地打，我們取得了胜利。

这个美国駕駛員承认自己一开始就胆战心惊，是有道理的。

一个小时以前，当他跨上飞机的时候，他的眼前會出現整个北部湾海岸一片大火的情景。他飞得比风还快，他钻进了云端，他飞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然后在音乐声、欢呼声、碰杯声和噼噼拍拍放炮一样的拔开香檳酒瓶塞声中回到舰队……可是猛一睜眼，他发现自己正置身在一陣濃烟烈火的风暴中。火烤得他脸上火辣辣地发痛，而香檳酒瓶塞声变成了撒米糠似地来自地面的密集的炮火。

在自动弹射器沒有把他和降落伞弹出机艙之前，他急得破口大罵那些販賣鮮血的商人。

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和勃勃野心，美帝国主义强盜就是这样襲击了我們亲爱的国土。他們不是用法国强盜当年所用的“达科他答”、“亨哥德”和噴火式等老得掉牙的飞机攻

击我們，也不是放出紐約瘋人院里神經失常的人來咬我們，他們是用那些由熟練的飛行員駕駛着的載有火箭的各式各樣超音速飛機襲擊我們的。他們懂得貼着海面低飛，避開我們的高射炮射程；在竄入下龍灣後猛往上鑽，越過山頭，然後又俯衝下去，掠過水面向我們的陸地傾瀉炮火；當遭到我們第一批炮彈迎頭痛擊時，他們就拋出無數錫紙，揚得滿天金星，攪亂我們高射炮的目標……他們是按一個預定的計劃，由美國最大的侵略頭子指揮着，向我們發動進攻的。

在西方，有一句听來頗為“文明”的箴言：“不要打任何一個女人，哪怕是用水株花枝。”是啊，在我們祖國的南方，美國強盜何嘗用水株花枝打過我們的姐妹、我們的同胞……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姐妹也不用花枝還擊他們，而用空啤酒瓶，用整瓶的啤酒，用磨漆的木屐，用趕集時墊在下面坐的竹扁担，用生鏽的鐵釘和螳螂槍，對准他們的腦袋打去。

在越南，也有一句很好的箴言：“強盜進門，婦女也揍他。”還有這麼一句：“我們不會用任何東西打別人，可是誰敢碰我們一下，我們就會用任何東西反擊他。”我們用刀劍，用步槍和輕機槍，以及許多別的槍……正如這個落網的飛賊所看見和所供認的：“甚至用手槍對准我射擊！”

不錯，在這次戰鬥中，鴻基工人果真用手槍打了飛機。

不過，手槍還不是還擊他的最後一種武器，這裡還應該提到一隻釣魚船上一位老大爺和他的兒子用的剖魚刀和架船槳的木桩。

剛掉到海里時，他坐在一個浮標上，象只扳樹蛙在漂游。四周的島嶼象片岑寂的障地緊緊包圍着他。他正想游向一個島逃竄，那隻釣魚船就駛過來了。他們是來抓他的，從他跳出飛機起，他們就一直盯住他。

老大爷拿着明晃晃的刀站在船头，儿子站在他背后，一手掌舵，一手紧握着木桩。整个帆船颼颼地向敌人扑去。

老人大喝一声：

“举起手来！”

这个飞贼是熟諳水性的，他一头扎下去想潜入海底，只是身上那件皮衣变得鼓鼓囊囊，使他怎么也沉不下去。或許他想一气潜游过太平洋，然后从他的故乡加里福尼亚海滨探出头来吧，可是真苦恼啊，北部湾是那么深，而他的气偏偏又那么短，力气也使尽了，这时船头已逼近他身边。老头子又厉声喝道：

“举起手来！”

对方还咕咚咕咚地往水里钻。老人伸手到船篷里，摸出一把用来把釣到的大魚鈎上船来的铁鈎，往敌人背上一抛，鈎住了他，接着就往上拉。那张脸已离开水面，抬了起来，翻开一双白眼球望着老人。老人把刀在他面前劈了一个架势，說：

“想活，你就給我上来！狗强盗！”

儿子从船舵后头往前一蹦，一把抓住那頂飞行帽，連人一起揪了上来。老人拿刀对准他的肚子，让儿子用釣魚绳把他两条胳膊捆了个結結实实。

刚捆完，十多条漁船和公安人員、矿区工人的汽艇、拖輪，以及海軍舰艇都一齐赶到了。

“美国鬼子在哪里？”

“美国鬼子在哪里？”

从每条船首伸出的刀枪，密匝匝地围住了美国鬼子。他实在挺不住了，扑通一声仰面躺了下来，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天，唉声长叹。他的飞机就沉在附近水里，几个螺旋桨还在轉动，卷起一个个浪花；水面上烟雾騰騰，汽油一圈一圈地漂在

海面。飞机上那一面斑斑点点带有几十顆星星的合众国国旗，又增添了几十个斑斑点点的弹孔，现在这面旗正和飞机残骸一同慢慢沉入大海。这就是美国国旗上星星的命运，它们在美国的黑夜里閃爍着升起，而到中午就陷进越南北部湾的海底。只有那个飞机尾巴还翘出水面，活象个巨大的墓志銘，这是那些战争挑衅者的狂妄企图的墓志銘。

“找到一架了！还有一架，”海軍舰艇艇长对各条船上的人们說，“同志們和同胞們努力去找吧。它掉下的地方并不远！”

于是各船又分头去找。

这个美国駕駛員——第一个“观赏了下龙湾胜景”的美国人，坐着越南海軍的舰艇来到了鴻基碼頭。他被松开捆綁，还有人搀扶着他走路。他拖着一条瘸腿，一瘸一拐地从集市走到拜塞碼頭，这里的弹坑还在冒烟。他站在那里等候渡船。这时，新聞記者和摄影記者們蜂拥而来。

“美国鬼子在哪里？美国鬼子在哪里？”

一見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他連忙低下了头。这位“传播美国式自由”的使者不敢抬起头見見太阳，使得那些围着他轉的摄影机鏡頭半天也拍不下来。

我們想叫他大胆地抬起头来看看这里是誰的天空和大地。要他看看他亲手制造的弹痕，看看被烧熔的铁軌，看看象煮熟般漂浮在水面的魚儿，看看刚从港湾里捞起的、头部被弹片击中、渾身烧焦的一位女工的尸体，一位四个小孩的母亲尸体。长久以来，美国把这种“自由”当作一种专利品，象推銷商品一样到处傾銷。现在，这个推銷“美国式自由”的人却不敢抬起头来看看自己的“杰作”。他向別人的国土撒下了炮火和死亡，可是連他自己的故乡也不能幸免于灾难。那些粉身碎骨的飞机殘骸，那漂在下龙湾水面上的汽油，正是美国人民